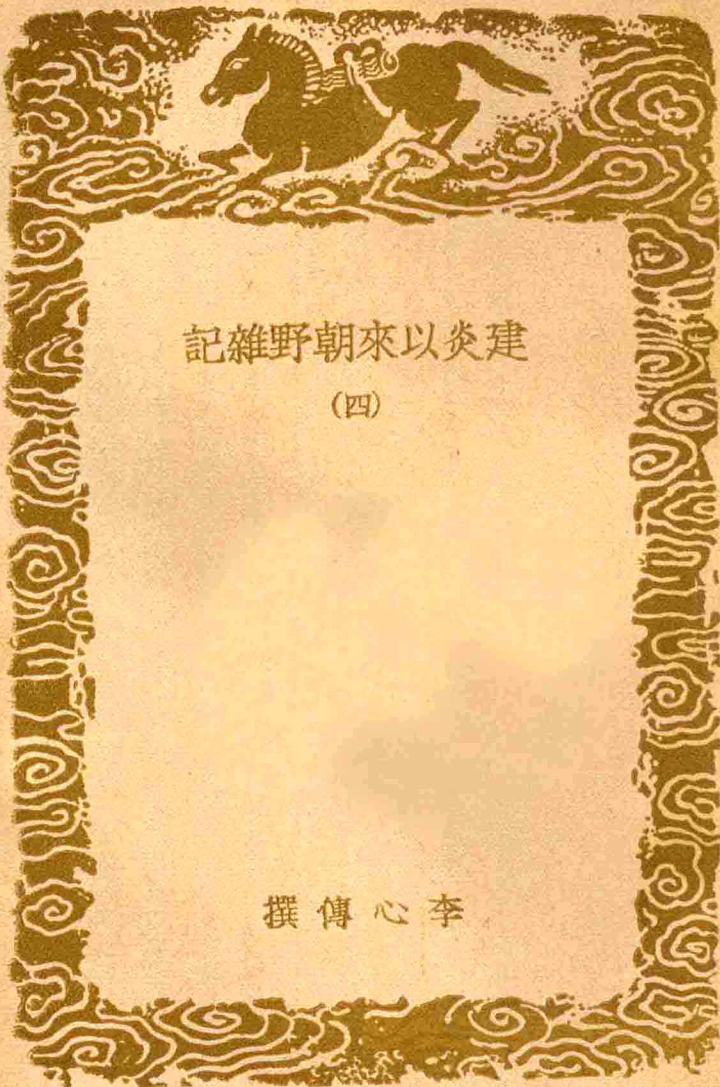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四





記雜野朝來以炎建

(四)

撰傳心李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

上德一

壬午內禪志

孝宗皇帝以聖德受天命。實由高宗皇帝睿志素定。然始則昭慈聖獻皇后感動上意。終則憲聖慈烈皇后密贊大策。至於將相士大夫輸忠叶謀。共成聖志者。蓋亦多助。而范宗尹、趙鼎、陳康伯三丞相建明將順。皆賴其力。尤不可使之無傳也。孝宗皇帝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康惠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追封慶國公令諡。令諡生秀安僖王子僖。仙源類譜。秀王舉進士中第。靖康末。爲秀州嘉興縣丞。王夫人祥符張氏。嘗夢一人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熊克中興小曆。建炎元年冬十月戊寅夜。生上於杉青閘之官舍。王明清揮麈錄。紅光滿室。如日正中。玉牒。少長訓名伯琮。以制詞增入。先是高宗皇帝以五月朔卽位南京。其六月賢妃潘氏生皇子。九月賜名夔。封魏國公。十月高宗幸維揚。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三月苗傅、劉正彥爲變。四月朔高宗復辟。立魏國公爲皇太子。五月幸江甯。七月丁亥。太子薨。諡元懿。日曆。殯治成之鐵塔寺。周必大老堂雜記。後三日。仙井監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乞擇宗室之賢者。使視皇太子事。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時雨黨人親子也。以父入籍。當補官吏。部

擬將仕郎抄未下書奏詔前降給還恩澤指揮更不施行日下押出國門

時雨事迹開禧元年被旨宣付史館

四年夏高宗

自海道還會稽其秋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遠行在後嘗感異夢密爲高宗言之高宗大寤

此先事臣聞

士大夫所言皆同蓋汪應辰早年嘗所聞於趙鼎者

會宰相范宗尹有造膝之請高宗乃命惠襄靖王令應選藝祖之後宗子數人

育之宮中令應時以祕閣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也明年改元紹興其夏四月昭慈升遐而令應所選

宗子皆未當上意五月遂命令應知南外宗正事俾至泉南選之

日曆

會上虞丞永嘉婁寅亮上書言今昌

陵之後寂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肯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遴選太

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以待皇子之生退處藩服高宗讀之大爲感歎簽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又從

而薦之有旨召對其年六月也

王明清揮塵錄

後七日戊子高宗諭大臣曰昨令應選藝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

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至泉南選之右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高宗曰藝祖以

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取法於仁宗爲天下計將何以慰在天之靈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發於至誠陛下爲天下遠慮合於藝祖實可昭格天命參

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傳位太宗過堯舜遠甚高宗曰此事亦

不難行正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伯字行中選擇庶幾昭穆順序富直柔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第恐令

慮不足以承順上旨高宗曰且令廣求當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閨門有禮法者

檜爲參知政人而奏對在諸事

之後所言止此其包藏願望之心已可見矣高宗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託者否高宗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

則可慮之事更多曆是時張賢妃爲婕妤憲聖慈烈皇后爲才人高宗所擇宮嬪蓋才人與婕妤也八月

知樞密院事宜撫處置使張浚念上繼嗣未立密奏乞明詔大臣講明故事多擇宗室之賢優禮厚養以

爲藩屏朱熹撰浚行狀浚時駐軍閩中蓋未知朝廷之議也寅亮既對十一月遂除監察御史曆二年正月高宗

還臨安二月寅亮爲秦檜所擠而罷夏令憲始奉詔選上及宗子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上清而擢高

宗初愛伯浩忽曰更仔細觀之乃令二人并立有貓過伯浩以足蹴之上拱立如故高宗曰此兒輕易乃

爾安能任重耶乃賜伯浩白金三百兩罷之王明清後揮塵錄云伯浩終溫州兵馬都監而育上於張婕妤所紹興聖語時年六歲

矣五月辛未詔秀王赴都堂審察遂特改京官三年二月庚子詔宗室伯琮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玉

令學士院擬二十字各注意義進入高宗自擇璵字名之會時學士綦宗禮也後二日壬寅改貴州防禦

使三月詔貴州防禦使育在宮中不可與諸宗室比特給眞俸從內東門司供納會時朱勝非爲相也四

年五月令憲復得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玖入宮中年五歲高宗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母之日曆丁丑

子彥特遷武翼郎而令憲自左中大夫集英殿修撰特轉行在大中大夫知泉州後省以轉官非法封還

錄黃遂寢其命九月朱勝非罷趙鼎相五年二月鼎轉左僕射而張浚爲右僕射浚面謝又以儲貳爲言

高宗首肯曰宮中見養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行狀閏月浚出使江上五月高宗諭

鼎令擇日降制。除名舊爲節度使。封國公。鼎退。與參知政事孟庾。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議之。辛巳。鼎奏。陛下爲宗廟社稷大慮。臣謹令有司卜。以今月二十六日吉。惟陛下裁之。幸甚。高宗曰。可。與求曰。此盛德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臣知天祐陛下子孫千億。受麻無疆矣。高宗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國朝自有仁宗皇帝故事。今未封王。止令建節封國公。似乎合宜。以朕所見。此事甚易。而前代帝王多以爲難。鼎曰。自古帝王都以爲難。而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跂及也。然陛下春秋鼎盛。而爲宗廟社稷大慮如此。臣等以是知神靈扶持。子孫千億也。此事甚大。陛下旣已見透。臣等更無復措詞。不勝幸甚。高宗曰。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取子字。行下子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藝祖在天之靈。庾曰。陛下念藝祖創業之難。而聖慮及此。帝王所難能之事也。日曆高宗又謂鼎曰。此子天資特異。儼若神人。朕自教之讀書。性極強記。玉牒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造書院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成。高宗曰。只以書院便爲資善堂。俟除授訖。命儒臣爲直講。翊善。悉如資善堂故事。己亥。遂降制授保慶軍節度使。封建國公。以宗正少卿范冲爲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時學士孫近草建國公制。第云眷求屬籍。蚤毓宸闈。而舍人胡寅草制云。朕爲宗廟社稷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鞠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傳。斐然集由是人皆曉然知上意也。六月己酉。建國公出資善堂。高宗命見冲震。皆設拜。宰執得旨。依故事謁見。又詔建國公祿賜比皇子。日曆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冲祖禹子。尤有

家法。每因箋疏。導以經術仁義之言。輒懷軸藏之。時一展玩。實錄七月。秀王召對。自左宣教郎直祕閣。添差通判湖州。特遷左朝奉郎祕閣修撰。知處州未行。改在外宮觀奉賜如郡守。日曆十一月。浚自江上使還。六年正月壬午。詔伯玖賜名璩。除和州防禦使。後四日。浚復往荆襄視師。既而鼎浚以戰守論議不同。十二月。鼎爲左司諫。陳公輔所攻而罷。浚獨相。自是攻鼎者。始以資善藉口矣。鼎事七年正月。陳與義參知政事。二月。以太陽有異。詔內外侍從。各舉正言極諫之士一人。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廖剛應詔。言陛下有建國公之封。將以承天意。而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爲子者。豈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儲君之位。布告中外。不匿厥指。異時雖有則百斯男。不復更易。則足以答天意。而轉禍爲福矣。七月。以旱。詔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左宣教郎簡州州學教授臨邛黃源應詔。言陛下嘗選宗親之賢納之宮中。典冊所加。已上公矣。此誠社稷之至計。然而其名未正。無以副天下之望。臣恐左右前後。或懷姦心者。朝暮浸潤。以行其譖。非社稷之福也。今天下多故。是在他日。必得長君。非赤子可得而臥治。母后可得而專制也。陛下必不得已。姑少須之。何不使攝居儲貳之位。皇嗣之生。退居藩服。社稷豈不益固。九月。浚以淮西失師而罷。鼎復相。八年正月。奏名進士李燾獻反正議。乞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或畱守形勝。或別出征伐。使民無異望。三月。秦檜復爲右僕射。陳與義罷參知政事。八月。御筆。璩除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檜謂鼎曰。陳去非在政府時。已有此意。但未及行。不

知公意如何。鼎叩其可否。檜不荅。樞密副使王庶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今豈可行也。鼎謂檜曰：公嘗言鼎丙辰罷相後，議者專以資善堂藉口。今當避嫌，公專面納此御筆如何。檜曰：公爲首相，檜豈敢專。公欲納之，當同敷奏也。翌日進呈。檜無語。鼎奏曰：今建國公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以前恩數，並同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畢，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至於外閒稱呼之語，陛下豈有不聞之耶。臣身爲上相，義當竭忠，以報陛下。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但以善繫人心，而不使之二三其說也。高宗曰：俱是童稚，姑與放行。鼎執奏不已。高宗乃畱御筆曰：俟三數月議之。明日，檜畱身奏事。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亦以爲言。他日，鼎畱身奏曰：昨所納御筆，檜與大中有何奏耶。高宗曰：大中之說與卿一耳。十月，鼎爲檜所擠，復丐免。高宗問前日所議，璩建節事如何。鼎又如前所陳。並鼎遺事丁巳，大中免。甲戌，鼎罷。九年三月，制授璩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是月，金人歸河南地。十年五月，金人畔盟。京西北宣撫使岳飛密奏：今日欲圖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意。先是，飛入對，得詣資善堂，見建國公英明俊偉，退語家人，遂上此奏。張戒默記以飛請建儲爲紹興七年事，而飛孫監鎮江府大軍庫，珂作飛行實係之。此年且辨默記之誤甚悉，今移附此更須詳考也。十一年，飛爲檜所誣，以十二月晦賜死大理寺獄。日曆十二年正月庚戌，詔建國公出就外第，加檢校官，封郡王，令吏禮兩部及太常寺討論祖宗故事，申尙書省取旨。庚午，張婉儀卒，贈賢妃。建國公初育於妃所，至是吳婉儀收而併視之，與璩同處，雖一食必均焉。與紹興

聖丁丑制。建國公加檢校少保。封普安郡王。時年十六。制下。日者尤若納私。謂祕書省正字張闌曰。普乃

並日二字。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殆天授也。張闌記聖德事蹟初吏禮部之討論也。吏部尙書吳表臣。禮部

尙書蘇符。並兼翊善。與禮部侍郎陳楠。員外郎方雲翼。太常丞丁仲京。博士王普。主簿蘇籍同奏。與秦檜

意異。己丑。詔表臣等討論典禮。並不詳具祖宗故事。專任己意。懷姦附麗。並放罷。日曆始檜嘗爲高宗言。趙

鼎欲立皇子。是謂陛下終無子也。宜待親子乃立。林泉野記所謂附麗。蓋指鼎也。頃嘗以符所議問於其孫知

吳龜年三月。詔普安郡王朝朔望。己亥。祕書少監秦梓兼資善堂贊讀。以璩未出閣。故梓。檜兄也。普安郡

王府別以館職趙衛。錢周材二人兼教授。壬寅。上出閣。就外第。八月。和議成。顯仁皇太后自五國城來歸。

上從高宗奉迎於臨平鎮。十三年九月乙丑。秀王以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主管台州崇道觀致仕。日曆遂

卒於秀州。十四年正月。普安郡王納夫人郭氏。郭祥符人也。會秀王喪聞。戊寅。詔侍從臺諫集議。普安郡

王當持何服。議者張澄。李文會。秦燿。周三畏。王喚。劉才劭。詹大方。張叔獻。段拂等奏。檢照國朝會要。嘉祐

四年九月。詔使臣內殿崇班。率府以上遭父母喪。并聽解官行服。宗室解官給俸。乞依故事。庚戌。秦檜進

呈。高宗曰。始議養宗室子。今子僞死。若不使之持服。則非本朝典故。宜從其議。日曆六月。詔秀王許用普安

郡王初除節度使。贈太子少師。令秀州量行應副葬事。遂葬湖州城外之菁山。會要始普安既解官。而蘇符

以左朝散郎除知遂甯府未上。諫官詹大方劾符居論思之地。識慮淺暗。降其二官。會要蓋指前事也。大方

遷御史中丞。遂論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趙鼎輔政。累年不恤國事。邪謀密計。深不可測。與范

冲輩咸懷異意。以徼無望之福。用心如此。不忠孰甚焉。九月。移鼎吉陽軍安置。日三年。死貶所。十五年。二

月。制加璩檢校少保。封恩平郡王。出閣就外第。號東西府。附傳八月初。命館職二員。並兼普安恩平二王府

教授。時福州州學教授黃石代還。獻書於檜曰。上卽位十九年。儲貳未建。安危所繫。孰大於此。公獨不關

陳乎。不報。後七年。石調官入都。復伸前論。檜曰。君謂檜不省耶。時未可耳。周必大撰石墓誌有此檜面諭石乃二十二年也十六

年四月乙巳。普安郡王免喪。還舊官。實錄十七年六月戊午。改常德軍節度使。二十二年八月。子彥以右武

大夫忠州團練使卒。恩平解官如前議。二十四年夏。衢州盜起。秦檜遣殿前司將官辛立將千人捕之。不

以聞。上因入侍言。高宗大驚。明日。以問檜。檜曰。不足煩聖慮。故不敢聞。俟朝夕盜平。則奏矣。退而求其故。

知上言之。乃謂上在秀王喪二年。不當給俸。月除二百緡。上白高宗。高宗乃自出內帑。月如所除給焉。真公

迺箕山日記有此。但無年月。及所遺將姓名。今以日曆參考。修入上之英武。爲檜所憚。此其一也。不可不載。俾後有考。二十五年十月。檜疾篤。其家祕不以聞。謀請

燻代。上又密啓之。往歲在行。聞士大夫所言如此。高宗卽日幸其家視疾。遂降制勒燻致仕。是夕。檜薨。二十六年閏十

月。祕閣修撰辛次膺入對。論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胡銓撰次膺墓誌未幾。國子

司業兼崇正殿說書王大寶。因侍經筵。密陳宗社大計。上諭以措置已定。時相惡之。十一月辛卯。奏以大

寶直敷文閣。知温州。胡銓撰大寶墓誌二十七年春。高宗策進士。晉原閣安中對曰。太子天下之本。陛下嘗修祖

宗故事。累年於茲矣。日就月將。緝熙光明之學。其歷試周知。不爲不久也。而儲位未正。嫡長未辨。臣愚深恐左右前後之臣。寢生窺伺。漸起黨與。閒隙一開。有誤宗社大計。此進退安危之機也。願斷自宸衷。蚤正儲位。以係天下之望。自秦檜得政。士大夫無敢以儲副爲言者。高宗覽其對而異之。遂擢爲第二。二十八年冬。新除利州路提點刑獄范如圭引疾乞奉祠。因奏漢胎養令。遂纂至和嘉祐名臣乞選建宗室章疏三十六篇。囊封以進。且言曰。願陛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公道。無貳無疑。則天下幸甚。時宗藩並建。道路竊竊有異言。人或以越職言事爲如圭危之。如圭不顧也。疏入。高宗感其言。朱熹撰如圭墓誌二十九年六月丁酉。國子博士史浩轉對內殿。將退。復奏曰。小臣冒萬死。以畢愚忠。普安恩平王皆聰明。宜擇其賢者。浸別異之。以係天下之望。高宗頷之。浩退。高宗目送焉。翌日。命除祕書郎。甫四日。兼二王府教授。史彌大世家九月甲午。陳康伯除右僕射。面謝。因及范如圭所進嘉祐至和章疏。高宗問如圭之意如何。康伯曰。如圭可謂愛君之至。言之不盡。故類聚以進。呈高宗曰。朕久有此意。康伯曰。宸斷堅決。乃可。高宗首肯之。康伯附傳時高宗已深知上之賢。而恐顯仁后意所未欲。故遲遲焉。紹興聖語會后已服藥。後六日。皇太后崩。十二月乙丑。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燾告滿還朝。奏疏曰。儲貳天下之本。自古人主必致重於此。其或嗣子未生。必取之兄弟之子。漢成帝立定陶王是也。其或兄弟之子無其人。必取之宗室之子。以待嗣子之生。真宗皇帝是也。至於仁宗皇帝。其事尤詳矣。陛下聖見高明。選建二王。而子育之亦有年矣。然臣聞

之傳曰。兩貴不能以相事。又曰。物莫能兩大。此天下之常理也。願陛下權時之宜。斷自淵衷。稍優其禮。加以國封而別異之。則天下之心。皆有所屬矣。高宗愀然曰。朕懷此久矣。此事人所難言。卿言適契朕心。俟開春當議典禮。翌日。遂以張燾爲吏部尙書。張燾年譜時郁民望爲諫官。左宣教郎知大冶縣蕭之敏。貽書民望。以司馬光范鎮事語之。民望不能用也。周必大撰之敏墓誌有此三十年二月壬子。百官以顯仁喪禮畢。始純吉服。是日。宰相湯思退。陳康伯樞密院奏事畢將退。高宗畱知院事王綸同知院事葉義問。諭之曰。朕有一事。所當施行。似不可緩。普安郡王甚賢。欲與差別。卿等可議除少保使相。仍封眞王。衆皆前賀。高宗曰。朕久有此意。深惟載籍之傳。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朕豈不知此。第恐顯仁皇后意所未欲。故遲遲至今。思退曰。陛下春秋鼎盛。上天鑒臨。必生聖子。爲此以係人心。不可無也。高宗曰。此事出於朕意。非因臣下建明。且顧康伯曰。去年卿畱身奏事。朕亦嘗及此事。甚無難者。卿等宜檢典故進呈。宰執退。思退畱身言。適奉聖訓。非古帝王所及。高宗曰。朕覽唐宣宗事。羣臣有議及儲嗣者。輒怒斥去。可謂不達理矣。於是上育宮中已三十年。天資英明。豁達大度。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趨朝就列。進止皆有常度。騎乘未嘗妄視。平居服御儉約。每以經史自適。嘗語府寮曰。聲色之事。未嘗略以經意。至於珠寶瑰異之物。心所不好。亦未畜之。騎射翰墨皆絕人。高宗嘗謂近臣曰。卿亦見普安乎。近來骨相一變。非常人比也。玉於是張燾力求去。高宗畱之不可。丁卯。以燾爲資政殿學士致仕。年譜戊辰。三省樞密院進呈普安郡王加官移鎮進

國名及宣制吉日。思退曰：少保開府自元豐以來不並人銜，更取聖裁。高宗曰：封真王，須帶開府儀同三司，且可除使相。思退曰：臣等按典禮，非至親不封真王。今進封則當冠以屬籍，如環衛官稱皇姪之類。高宗曰：可。便以爲皇子。若此，則瑗諸子亦合加恩數。卿等可議定進呈。又曰：更有一事。璩亦與少恩數，令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如此，則皆定矣。思退言立皇子當降詔及遣官告宗廟。高宗從之。癸酉，高宗始服淡黃袍，犀帶，御垂拱殿。思退等奏立皇子，恐合依故事，改賜名，并具名。乞畱中奏事。退御筆付三省。瑗可立爲皇子，改名瑋。令學士院降詔。日曆遂召學士周麟之至都堂，諭旨草詔進入。熊克小曆以爲楊椿草詔甲戌，內出手詔曰：朕荷天祐，序承列聖之不基，思所以垂裕於後。夙夜不敢康，永惟本支之重，彊固王室，親親尚賢，厥有古誼。普安郡王瑗，藝祖皇帝七世孫也。自幼鞠於宮闈，嶷然不羣，聰哲端重，閱義有立。亢於宗藩，歷年滋多。厥德用茂，望實之懿，中外所聞。朕將考禮正名，昭示天下。夫立愛之道，始於家邦，自古帝王以此明人倫而厚風俗者也。稽若前憲，非朕敢私。其以瑗爲皇子，仍賜名瑋。王乙亥，召學士楊椿諭旨鎖院。陳良祐撰椿墓誌丙子，制授皇子甯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建王。制旣出，朝士動色相慶。中外大悅。丁丑，宰執入賀。高宗曰：昨日宣詔，想見人心喜悅。三月丙午，制授恩平郡王璩，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置司紹興府。始稱皇姪。丁未，樞密院奏事。高宗曰：璩昨日之除如何？王綸對曰：陛下春秋鼎盛，已爲宗社無窮之計。今日談笑裁決，略無難色。高宗曰：朕決此計已九年。建王所佩玉魚，乃置榷場之初，令買

此玉以備今日之用。舉此即可知矣。二王朕育之宮中。三十年璋始育之。張婕妤。璩乃育之。皇后自張之沒。后收而併視之。今日之除。后意與朕合。實錄四月詔建王賜字元環。玉牒有此。周麟之御書。玉堂跋。尾云。麟之被旨。撰皇子賜字。三十

一年九月。金人入侵。十月朔。下詔親征。壬子。建王以明堂恩。改鎮南軍節度使。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

避之計。上不勝其憤。請率師爲前驅。直講史浩以疾告數日矣。聞之。亟以晉申生。漢惠帝事。入告上。力言

太子不可將兵。且曰。危難之時。父子安可跬步相違。事變之來。有不由己者。唐肅宗靈武之事。是已。肅宗

第得早爲天子數年。而使終身不得爲忠臣孝子。誠可惜也。上大感悟曰。將若之何。浩乃爲草奏。痛自悔

過。請衛從警蹕。以共子職。因中宮以奏。高宗方疑怒。覽之意頓釋。問知其奏出於浩。詰朝語大臣曰。史浩

真王府官也。史綱大世家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求對。乞以上爲元帥。先往撫師。朱熹撰芾墓誌浩復遣大臣書言建

王生深宮中。平居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議者又謂主上親征。可使王居守。浩復以爲不可。史綱大世家高

宗亦欲令上徧識諸將。查簽撰杜萃老墓誌有此十二月。遂扈蹕如建康。時方雨雪。高宗御氈衣。氈笠乘馬。上亦騎從。

雨溼朝服。略不少顧。而宰相以下多肩輿者。趙姓之中三十二年二月。高宗還臨安。傳授之意已決。懲宜

和吳敏輩。自以爲功。不以語羣臣。中書舍人唐文若獨請對。言不宜急遽。周必大跋文若帖有此會左僕射陳康伯

乞去位。高宗曰。更待三數月。康伯喻意不復言。既而高宗益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且曰。今不正名。恐臣下

有疑似之心。且諸將分屯江上。必使之曉然。咸知聖意。遂草立皇太子手詔以進。康伯附傳五月甲子。內降詔

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憚。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初志。而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爲皇太子。實錄仍改名煜。是時呂廣問權禮部侍郎。康伯外姻也。廣問適以土王祠黃帝。而監察御史周必大。監察康伯折簡齋宮。密議典禮。廣問見必大因及之。必大曰。煜字與唐昭宗名同音可乎。廣問告康伯。亟取旨改賜名春。御札今藏周必大家後十日。賜字元永。玉牒先是以望仙橋東秦檜舊第爲新宮。六月戊辰。名曰德壽。命內侍張無爲領之。日曆後數日。御筆追崇皇太子所生父。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黃矣。因過周必大。共歎聖德不可及。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而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聞。改稱皇太子本生親。周必大省尋又詔宗室子偁並妻合行加封。令侍從臺諫禮官討論典禮聞奏。遂就御史臺議。於是翰林學士洪遵等奏。欲依國朝封贈宗室近屬體例。高官大國。極其尊榮。庶於人情義理。皆爲宜稱。子偁欲稱皇兄。贈太師。追封王。賜諡。妻封王夫人。甲戌。詔皇兄故左朝奉大夫祕閣修撰。贈太子少師。子偁加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諡安僖。妻宜人張氏。封王夫人。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孚。共論右僕射朱倬。乙亥。倬除職奉祠。洪遵草制。略曰。千秋無閔。閱功早緣寤意。又曰。元良天下之本。乃覬疇庸。日曆張震乞報行言章。不許。無隱集是日高宗內出御札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之靈。宗廟之福。邊事寢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不克任。憂勤萬幾。弗遑暇逸。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域。蔽自朕心。亟決大計。皇太

子脊賢聖仁孝。聞於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非朕敢私。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澹泊爲心。頤神養志。豈不樂哉。尙賴文武忠良。同德合謀。永底於治。詔洪遵所草也。中興玉堂制草丙子。高宗行禪之禮。百官班列紫宸殿下。有司設黃麾仗五百人。太常宮架樂工百人。設而不作。晁公邁箕山日記先是高宗嘗諭上以傳禪意。上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上入禁中。復加面諭。上推遜不受。卽趨側殿門。欲還東宮。高宗勉諭再三。乃止。於是高宗出御紫宸殿。百官起居畢。左僕射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陞殿奏。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欽贊。第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高宗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病。久欲閒退。此事斷在朕意。亦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奏。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所知。昨聞謙遜太過。未肯卽御正殿。高宗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上皇入宮。百官移班殿門外。宣詔畢。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於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寮稱賀。上遽興。康伯等陞殿奏。願陛下卽御座。正南面。以副太上皇付託之意。上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尙容辭避。班退。太上皇帝卽日駕之德壽宮。上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冒雨掖輦以行。及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皆呼萬歲。玉牒百

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而歸。頃之，太上皇后赴德壽宮。晁公邁箕山日記詔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合上尊號，令有司集議以聞。在內諸司、日輪官吏赴德壽宮應奉，少有怠慢，以大不恭論。德壽宮宿衛依皇城門及宮門法。實錄自是二十六年之間，國勢尊安，海內康樂，孝愛兩盡。今古鮮倫，唐人所謂一月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省，蓋實錄也。廟號孝宗，不亦宜哉。